也释《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及其他

竺 柏 松

《尊隐》是龚自珍青少年时期的代表作，是现存龚自珍著作中颇为费解的一篇。篇中"山中之民"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亦有不同见解，因而搞清其实在含义，对理解《尊隐》一文和正确阐述龚自珍早年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尊隐》中的"山中之民"，过去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从而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早年思想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一是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①二是认为"'山中之民'不是指'农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是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②三是认为"山中之民""只能是在野的地主阶级革新派"③。还有认为"'山中之民'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力量，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并未确切说明"④。我认为，前三种意见不太符合《尊隐》所说"山中之民"之本义，后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回避了对"山中之民"的阐释。

根据《尊隐》所述，我认为，"山中之民"是泛指封建社会中反对旧王朝统治并准备取而代之的在野的政治势力；具体地说，它包括不只一种人，而是由以下五种人组成："山中之傲民"、"山中之悴民"、"从山川来"的"君子"、"自公侯者"和"豪杰"。因此，"山中之民"中有农民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农民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不能代表或等同"山中之民"全体。

在逐一阐释组成"山中之民"各种人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尊隐》之文体和在龚自珍著作中"民"一词的用法问题。

《尊隐》是何文体？也有不同之见：一认为是"寓言体裁"⑤。一认为是"政论文"。⑥关于《尊隐》的文体，龚自珍自己曾说"少年《尊隐》有高文，……难向史家搜比例"。⑦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尊隐》是"史"，只是比较特殊而已。从内容看，《尊隐》主要描述了"山中之民"作为活跃在封建王朝衰亡时期的反对派或在野的政治势力从兴起直至取代旧王朝的一般历史景象和进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这即是旧王朝的黑暗统治致使天怨人怒，于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式革命爆发、旧王朝被推翻的历史画面。龚自珍之描述虽未具体指清王朝，然"鉴往知来"，实际具有"无境而有境"、"无指而有指"⑧的客观作用。以此说《尊隐》带有"寓言"色彩，是可以的；但不能因此说是"寓言体裁"。另外，虽则在《尊隐》中无直接议论本朝政事之文字，然在行文中，龚自珍本人也同"山中之傲民""嬉其间"，且又在文末以"后史氏"名义发表议论，从而使《尊隐》带有了议论古今的政论文色彩；但也不能因此说它就是"政论文"。综上所述，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应是：《尊隐》是一篇带有寓言和政论文色彩的历史作品。

"民"之一词，从语言学上讲，是一个没有明确外延的模糊概念，其内涵和范围随着历

史的发展而变化。在龚自珍著作中，关于“民”一词，大致有下述三种用法和涵义：广义的用法，相当于“人”，如：“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⑨一般的用法，指包括士、农、工、商的所谓“四民”，如：“天下听从其语言，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⑩特殊的用法，是指农民，如“陇无才民”⑪在这里，“才民”是指杰出的、有才能的农民。这样用法，在龚自珍著作中极为罕见。一般，龚称农民为“农”，如《农宗》云：“帝若皇，其初尽农也。”“请使农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万国天下”。也有个别地方称农民为“田夫、野老”。⑫而《尊隐》中“山中之民”的“民”，我认为属于上述之一般用法，即指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封建时代的人民，即“四民”。

根据《尊隐》叙述之顺序，分别阐释组成“山中之民”的五种人的身份如下：

一、“山中之傲民”。《尊隐》一开头写道：“将与汝枕高林，籍丰草，去沮洳，即荦确，第四时之荣木，瞩九州之神皋，而从我嬉其间，则可谓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以“山中之傲民”所处“高林”、“丰草”、“荦确”之环境，又援引“陇无才民”之用法为例，说“山中之傲民”为农民，似无不可；有的同志根据“从我嬉其间”句，断定“山中之傲民”应该同龚自珍一样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未免武断。龚有一描述自己早年生活情状之诗云：“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此意不可道，有如茹大鲠。”⑬以此可以说明，龚自珍曾怀着“不可道”之政治目的（即“意”）同“屠沽”、“驺卒”“嬉其间”。因此，亦可以佐证，所谓的“山中之傲民”即是“屠沽”、“驺卒”之辈。而“屠沽”，这里不应单从字面解释为是屠夫和卖酒者，而应释为泛指包括农民和其他手工业者在内的所谓执贱业的下层劳动人民；“驺卒”，则是泛指役隶之属，系封建衙门中之下级人员。综上所述，“山中之傲民”，不妨说是泛指属于下层社会之人物。

二、“山中之悴民”。《尊隐》云：“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杝藩，枝叶昌洋，不可殚论，而从我嬉其间，则可谓山中之悴民也已矣。”在这里，龚自珍用“干”、“根”、“华实”、“枝叶”等形象的词语来比喻“山中之悴民”之修养、造诣：“仁心为干，古义为根”，是指其德；“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杝藩，枝叶昌洋，不可殚论”，是指其才。这就并非如有的同志所说那样：“用‘仁心’、‘古义’、‘九流’、‘百氏’比喻树木的根、干、花实、枝叶以及四周的篱垣，从而构设了一个可以‘嬉其间’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就是幻想中的‘山中’”。⑭须知龚自珍所着力比喻说明的是“山中之悴民”其人，而非所谓“构设”“山中”。另外，“悴民”之“悴”，应释如本义，而并非是一种“性格”（同前）；不过，“悴民”也不能简单释为“辛劳的人”⑮。具体地说，“山中之悴民”是怎样一种人呢？龚自珍可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如魏源说他“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⑯，即是“仁心为干”之含义；龚自称“何取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⑰，即是“古义为根”之注脚；龚“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又云“我方九流百氏谈宴罢，酒醒炯炯神明真”⑱即是“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杝藩，枝叶昌洋，不可殚论”的具体写照。1841年，即龚逝世之年，他说及自己当时生活状况云：“已就丹阳一小小讲席，岁修不及三百两。背老亲而独游，理兔园故业，青镫顾影，悴可知已。”并因此自称为“江湖憔悴之人”⑲。由此可见，“山中之悴民”无疑地是指象龚自珍那样德才兼备但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穷愁不堪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三、“从山川来”的“君子”。《尊隐》云：“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

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从山川来，止于郊而问之曰：‘何哉？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工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窳呰、诈伪不材，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按：此段中华书局1959年版全集本，“郊”下标句号，“曰”下一段无引号，“弗受也”下为逗号，似扞格难通。）所谓“从山川来”，即为“在野”之意；“君子”，用以称有才德者。他们“如京师”欲为统治者效力，结果被拒，甚且遭受迫害；于是他们对这种摧残人才、重用奴才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愤怒的责问。从“从山川来”之“君子”之修养、造诣看，他们和“山中之悴民”一样应同属知识分子范畴；不过前者更为出类拔萃，似为后者之领袖人物。

四、“自公侯者”。《尊隐》云：“古先册书，圣贤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子孙见闻媕婀，则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这就是说，在由于旧封建王朝排斥人才因而威望日降、出现统治危机之情况下，有一部分原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弃暗投明”背弃了旧王朝而加入了“山中之民”之行列。

五、“豪杰”。《尊隐》云：“如是（指“京师贫”、“京师贱”——引者）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关于“豪杰”一词，在龚自珍著作中，有如下两种用法和含义：广义的是指“山中之民”之类全体，如“豪杰入山泽，责人主之文也”⑳；狭义的指在生产技术、政治、文化方面创业、继绝的人物，如“古未曾有范金者，亦无抟埏者，亦无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杰也。或古有其法，中绝数千岁，忽然有之，其天下豪杰也”㉑。又如“其（指封建王朝——引者）大衰也，豪杰出，阴聘天下之名士，而王运去矣”㉒；《尊隐》中之“豪杰”，即属此类。具体地说，《尊隐》中之“豪杰”是指刘邦、朱元璋那样能推翻旧王朝、开创新王朝，在政治上创基立业的领袖人物。这种人是什么身份、出身？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刘邦是小官吏，朱元璋是僧侣，他们既不一定是农民，也不一定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在《尊隐》中，“山中”与“京师”相对待而言。一般地说，“山中”一词是“在野”之借喻；但“山中之傲民”所在之“山中”和“山中之壁垒坚矣”之“山中”，却似有真正山中之意，而并非有的同志所说都是一种“幻想”。

正确理解《尊隐》所说的“纵之隐”和““横天地之隐”，有助于正确阐释“山中之民”和《尊隐》所反映的思想。《尊隐》云：“其（指“山中之民”——引者）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无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后史氏欲求之，七反而无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谓之纵之隐。”认为“山中之民”指农民的同志认为，这是“后史氏目前要硬寻找，还是马上求不到所谓‘山中之民’，因为据他说这人是很神秘的，不让人发觉”㉓的意思；说农民“很神秘”、“不让人发觉”，实在令人费解。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同志认为，“纵之隐”和“横之隐”“指的是同一种人”，这段话是说的“山中之民”的“精神状态”㉔。认为“山中之民”是在野的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同志认为，“纵之隐”是“指不敢接触实际，脱离现实斗争的隐者”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以上诸说均非龚文原意。这段话的意思，只是说明了在龚自珍写《尊隐》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公开活动的“山中之民”，即“横天地之隐”（“隐”即指“山中之民”），而只存在着处于酝酿阶段和地下活动状态的“山中之民”，即“纵之隐”。为什么？龚自珍在《尊隐》中是自己作了解答的。他根据“百世为纵，一世为横，横收其实，纵收其名”的历史发展理论，认为当时还不到“横收其实”，即能够实现

改朝换代的地步，因此也不存在“横天地之隐”，即处于公开活动状态的、现实的“山中之民”。客观的历史现实是如此，莫可奈何，故龚自珍只有连叹“悲夫悲夫”。“居之无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是对时机尚未成熟而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山中之民”之传神写照，而非他们的精神状态如此和“不敢接触实际，脱离现实斗争”之谓。过去，也有同志引述《尊隐》中“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夜之漫漫，鹖旦不鸣”此类反映旧王朝崩溃前夕景象之话语，认作是龚自珍所处时代之写照。若果如此，当时即会有“横天地之隐”，而龚自珍这个“后史氏”也不会“七反而无所睹”和连叹“悲夫”了。龚自珍写作《尊隐》时（约1815年左右），清王朝虽由盛转衰，然毕竟未达将被改朝换代之“大衰”境地。当时有一些农民起义，但与《尊隐》所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之“山中之民”举义情景相较，不能同日而语。

在搞清楚“山中之民”的基础上，即可正确评述《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早年思想。《尊隐》是龚自珍对《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句所作的具体注释和发挥。它表述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必然性的思想和反映了龚自珍赞颂“山中之民”进行王者易姓的汤武式革命的立场。同样之思想还反映在写于同时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以下简称《第七》）。《尊隐》与《第七》是姐妹篇。《尊隐》历史地、形象地阐述论题，而《第七》是理论的、逻辑的阐发。《第七》根据夏、商、周更迭之史实，说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这就明白地说出了封建王朝改朝换代必然性的思想，点了《尊隐》之题。《第七》所说的“踵兴者”、“来者”，即是《尊隐》所说之“山中之民”；《第七》所说之“劲改革”，即是《尊隐》所说之“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第七》中建议旧王朝“自改革”之思想，则是《尊隐》未涉及的；而这实际上反映了龚自珍对原来激进思想之修正。

《尊隐》和《第七》反映了龚自珍早年思想放诞无忌和激进之特点。龚所以要发此惊世骇俗之“危言”，目的仍在于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对此，他曾云：“宗周若蠢蠢，嫠纬化为尘；所以慷慨士，不能不悲辛。”㉖可见，龚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清王朝紧密连在一起的，于是情不自禁“蚤夜号以求治”。㉗大声疾呼清王朝改法更图。但他之苦衷未为当道所理解，“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㉘；且“既招谤议，复值嫌疑，难可解说”㉙。结果使他长期冷署闲官，备受折磨，最后竟落得个被撤职夺俸、赶出京师的悲惨下场！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㉚的历史条件下，龚自珍敢于著文，戳穿“君权神授”、“万世一系”之神话，昌言改朝换代的必然性，这充分表现了龚自珍早年无畏的民主主义启蒙精神。在当时，它具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意义。另外，还可以说《尊隐》和《第七》是预言了半个世纪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并给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直接的启示，对他们产生了“受电然”㉛之影响。

龚自珍曾说：“夫性道可以骤闻欤？抑可以空槅悬揣而谓之有闻欤？欲闻性道，从文章始。”㉜龚自珍“性道”与“文章”密切相关之论对我们今天研究他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众所周知，龚自珍之文章颇为难读；如不反复探究，不易明其底蕴。特别是对其中“西方之书”、“山中之民”、“纵之隐”、“横天地之隐”等词语，如果望文生义，自我作故，势必得出错误结论：比如说龚自珍所好“西方之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书，从而说龚是向西方寻求过真理的人物㉝和释“山中之民”为农民，因而认为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都是不合龚自珍的本意的。

①⑤㉓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57页、第660页。
②⑥⑭㉔杨昌江《谈谈龚自珍所说的'山中之民'的身份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3月24日
③⑮江苏师院中文系《龚自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页、第44页。
④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⑦⑰龚自珍《己亥杂诗》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⑧龚自珍《长短言自序》。
⑨㉒龚自珍《五经大义始终论》。
⑩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⑪㉗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⑫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九》。
⑬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论次，得十五首》。
⑯魏源《定盦文录序》见《龚自珍全集》后附。
⑱龚自珍《七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
⑲龚自珍《与吴虹生书十一》。
⑳龚自珍《乙丙之际熟议第二十五》。
㉑龚自珍《纵难送曹生》。
㉕广东师院中文系《龚自珍诗文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㉖㉘龚自珍《得十五首》。
㉙龚自珍《发大心文》。
㉚龚自珍《咏史》。
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㉜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
㉝拙作《龚自珍所收的西方之书是什么书》，《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

☆☆··········☆☆

（上接第50页）

的十四行满文，是第六五的档案，其汉译在一三二页。即乾隆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题为"三姓副都统崇提为骁骑校伊布格讷声请原品休致事咨吉林将军衙门"的档案，译文把照片十三到十四行的juwan yan meng-gun šang baha（得赏银十两）译为"得赏银十一两"。十两变成十一两，不知有什么根据，或仅仅是误写？不太清楚。这只不过是看照片版偶尔发现的，但即使从这一点来说，也应出示满文的原文。

无论如何，赫哲、费雅喀等民族在自乾隆八年至清亡以前的一个半世纪中，居住在黑龙江下流到库页岛一带，有关他们部落的状况和貂皮贡纳的实情等等，此前没有哪部书有这么具体的记述。可以说，本书是研究这方面的极其重要的史料。在庆贺它出版的同时，我想再次对为汉译和编纂尽力的诸位表示敬意。并进一步希望，如果有与此类似的史料，今后还能陆续介绍，以便广泛裨益于学界。

（本文原载《东洋学报》第67卷、
第3、4号，1986年3月）

①那约洛，系日文ナヨロ的音译，指南库页岛久春内的南三里地方。日本于1832年（天保三年）在此地发现了乾隆四十三年清朝三姓副都统发给姓长杨忠贞（汉名）的满文文书，从此便简称"那约洛文书"。